

《玉娇龙》续集

春雪瓶

聂云岚

著

上

卷



《玉娇龙》续集

春雪瓶

上卷

聂云岚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春 雪 瓶 (上卷)

聂云岚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12.625印张2插页269千字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—5059—0107—9/II·73

书号10355·1107 定价：2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长篇传奇小说《玉娇龙》的续篇。春雪瓶随母玉娇龙隐居天山八年，已是一个武艺超群，被西疆人传称为沙漠中“飞骆驼”的大姑娘。作品从她在古城关口与飞扬跋扈的姚游击对刀赌马，赢回罗小虎八年前失去的刀马开始，引出了罗小虎与玉娇龙断梦重续，兄妹悲逢，韩铁芳踏破铁鞋寻生母，玉娇龙含恨饮泪找亲儿，春雪瓶闹肃州，闯祁连，酒泉楼上怒惩她亲生母亲豹二太，京都王府智斗异国武士震惊四座宫眷，以及她夜探玉帅府，独上妙峰山，拨开层层迷雾，洒尽点点血泪，直至玉娇龙魂断沙漠，罗小虎含恨而死。作者以抒情、传奇的笔墨，描述了这一柔肠百结，云惨风悲，英雄泪融儿女情的故事。

目 录

上 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古城多情常悲鹤去
骏马无恙又载人来 |
| 第二回 | 游击逞雄对刀赌马
马强拦路寄语怀人 |
| 第三回 | 往事迷离欲理还乱
深山索寞痛定犹思 |
| 第四回 | 古道扬威拳惊少妇
草原纵马声震游骑 |
| 第五回 | 发箭难收重蹈旧错
呼母不应又见魂离 |
| 第六回 | 篝火相依重续断梦
隔林遥拜暗祷长圆 |
| 第七回 | 驻马辨踪察微知警
飞骑夺刀惊寇扬威 |
| 第八回 | 求饮荒村少年拦马
强探根底娇女挥鞭 |

-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九 回 | 兄 妹 悲 逢 雪 瓶 弄 险
冤 家 狭 路 千 总 解 危 |
| 第 十 回 | 密 约 喜 闻 扬 声 认 父
隐 情 初 露 抱 病 寻 儿 |
| 第 十 一 回 | 驼 铃 飘 悠 梦 回 恋 母
草 泽 说 异 人 去 怀 情 |
| 第 十 二 回 | 寻 母 入 关 单 骑 万 里
赏 泉 进 殿 一 石 千 波 |
| 第 十 三 回 | 客 店 巧 逢 前 嫌 尽 释
狼 窝 智 入 新 恨 重 生 |
| 第 十 四 回 | 谷 口 伏 危 拦 路 传 警
林 中 来 箭 呼 拜 无 人 |
| 第 十 五 回 | 衷 情 慢 诉 荒 林 篝 火
母 影 惊 闻 古 庙 孤 村 |

第一回

古城多情常悲鹤去 骏马无恙又载人来

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，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著名诗句。若用这句诗来形容古城乌苏，这座土筑石砌的古城倒真说得上是有情的了。在几经战乱、几历灾荒之后，古城乌苏所显露出来的不只是街巷市容的萧疏，而是整个城廓风貌的苍老。城上是楼倾欲塌、堞坠成残；墙壁是石移留穴，蔓草丛生。举目望去，给人以龙钟苍凉之感。

日上顶头，时近中午。乌苏东城关口，由于东去西来的行人旅客早已登程上路，这时已是路人稀少，关前显得有些冷冷清清，更兼时虽入夏，乌苏还笼罩着一片寒气，在冷清中更平添了几分萧瑟之意。木栅门前两名守关的军校，也袖着手，在那儿懒洋洋地踱来踱去，各自默默不语，对木栅周围的事物显得漫不经心，毫不在意。

关口前是一条通向昌吉、迪化的古道。若在几年以前，由于各地伯克的横征暴敛，巴依们的劫掠盘剥，加以各部间的兼并仇杀，朝廷的严酷镇压，这条直通东西，一向热闹非常的古道，已

变得商旅绝迹，路断人稀；乌苏城内亦是家家闭户，半减炊烟。近年来，朝廷对西疆采用了绥靖怀柔的治策，召回阴险残暴的将军田顶，升任昌吉游击、回人肖准为伊犁将军，命他统抚各部，辖制全疆。这肖准原是回部头人之子，二十年前玉帅镇守西疆时，他只是昌吉骑营里的一名百夫长，后因他在一次和马贼半天云的战斗中，表现得英勇果敢，玉帅大加赞赏，将他调拨到自己直辖骑营，并将他升为千总，以后又破格提升他为游击，驻守昌吉一带。这肖准为人不仅勇敢善战，且性情刚果，颇有谋略。因他自幼生长西疆，对西疆的地形交通、风土人情了如指掌；他原本又是回部头人之子，与各部也多有旧。因此，他自升任为伊犁将军后，便假朝廷之命，对各部采取讨抚兼施、恩威并用的办法，很快就把西疆的战乱平息下来。只有饱经动乱的人们才懂得安定的可贵。这座古老的乌苏城也在这略为安定的两年中得到养息，它已慢慢有了生气，往来的客商行旅也渐渐多了起来。

这关口前面的古道两旁，陆续新开了十余家店铺，除了贩卖一些面饼、菜饭、冷酒以及麻鞋、油布、雨伞之类的食用日杂小店外，靠近道旁最末一家铺子，乃是不数月前一个姓梁的老头来此新开的一间中草药铺。那梁老头平时沉默寡言，看去有些古板，可对人倒也忠厚，处事也颇通情达理。前来找他拣药、看病的，药钱礼费，给多给少，他也不甚计较。因此，当地居民对他都很敬爱，大家都尊称他一声梁大爷。至于他叫何名号，他从未说起过，也没谁问过他。这也不足为怪，在这样边僻的地方，有没有名号倒也无关紧要，只要有个姓就行了。

每家店铺门前都种有柳树，树下还摆有一些小摊，卖的

都是茶水、瓜果之类的食物。每天一早一晚，进出关口的人多，生意也还热闹。这时已快近中午，过路人稀，店摊生意也清淡下来。那些摊贩、小二以至掌柜店家，闲着无事，便疆南疆北、天上地下地闲聊起来。闲聊也有闲聊的乐趣，既可不加思索地信口开河，也可随心所欲地扯东拉西，总之，可以说得莫头莫尾，聊得无边无界。他们可以从夸说某个过客的酒量大得如何惊人，又扯到最大的哈密瓜可以重到多少斤。争夸必有浮，争浮必加夸，说来说去，说得最后连自己也不相信了，但冲着一股气，还在不断地往高处浮，往大处夸。大家正在七嘴八舌，你追我赶，夸得几乎没个尽头的时候，摆茶摊的张老头突然说道：“传说西疆最近又出了位绰号叫‘飞骆驼’的姑娘，不知诸位听说过没有？”

刚一提起飞骆驼，立时间，大家便把所有的话头都收住了，全都转过身来，聚精会神地倾听着，一个个脸上都露出惊诧和兴奋的神色。

飞骆驼这个名号，一年来，也象二十年前半天云的名号一样，在西疆各地暗暗流传着。说她经常单骑独马到处遨游，专寻硬的碰，专挑强的拼；说她遇上不平的事儿，不管对手是巴依、伯克，还是衙府、官兵，他都要抱打不平，而且一打到底；说她骑术高超，剑法精绝，西疆无人可敌。一来因传说中的飞骆驼是位年轻貌美的姑娘；二来传说她总是独来独去，因此，就更使得飞骆驼这个名号，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迷雾。巴依、伯克谈起她，总是用一些污秽下流得不堪入耳的玩笑话来掩盖他们心里的寒栗；军营、衙府里的官儿们谈起她，却又以“妖言惑众”或“蛊惑人心”之类的词儿来骗换内心的安宁。牧民们谈起她，则把她当作神，当作

力，当作刀剑，借以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怨忿。因此，大家一听张老头谈起飞骆驼，都想从他口里打听到一些新奇、惊险、痛快而又解恨的事儿，便争着央求他把听到的传闻说来听听。

张老头又兴冲冲地说道：“传说飞骆驼住在天山深处，那是一个连鹰也飞不到的地方，她在那儿苦磨苦练，练就一身超群绝伦的本领。她的师父见她火候已纯，便叫她下山替天行道来了。半月前，传说玛纳斯一个伯克的小崽子在路上碰见她，只怨那小子有眼不识泰山，见她长得俊俏，仗恃自己带的从人多，便上前调戏她，被她打个半死，后经从人苦苦哀求，才饶了他一条小命。听说，他还被飞骆驼废了一条腿呢。”

一位青年插口道：“好听的名儿多的是，为何偏偏给她取了个飞骆驼这样的绰号？”

张老头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飞骆驼这名儿有什么不好？！在咱西疆，骆驼要算宝中宝，人们离开它便不能过日子。凭脚力耐劲，讲温驯勤劳，比劳苦功高，哪种牲口能比得过它，单是骆驼这个名儿，听起来就叫亲切，再给加上个‘飞’字，谁还能比它更神气！”

正当大家围聚在茶摊周围谈得起劲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注意到古道那边来了一骑汉子，那汉子年约四十开外，中等身材，背上背了个蓝布印花包裹，看去好似商旅模样。他策马径直来到梁大爷那家药铺门前下马，将马牵到铺后拴好，又进入铺内和梁大爷细声谈了一会，便踱到摊旁来了。他开始只在一旁默默地听着，当张老头兴冲冲地讲完刚才那段话后，这中年汉子开口了：“大家在谈飞骆驼，在下也来凑个

兴。据说，飞骆驼这个绰号，也是有她的来由的。听人传说，去年夏天，十骑官兵押解着一批打从关内押解来的流人过沙漠，行至中途，突然遇上黑风，一时间，只见沙如浪滚，黑天昏地。十骑官兵仗着马快，也不管那批流人的死活，丢下他们，顾自冲了出去，企图向上报个‘沙漠遇风，不幸身亡’便交差了事。这事被恰从沙漠近旁经过的一位姑娘知道了，她听说那批流人中有老有少，还有妇女、小孩，都是一些遭冤受屈的良民百姓，二话不说，一纵马，便顶着黑风沙浪驰进沙漠，第二天日落前，终于把那批流人领救出来了。流人们流着泪向她称谢，请她留下姓名，姑娘怎么也不肯说，只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，一张令人难忘的笑脸，带着满身尘沙，纵马飞驰而去。这姑娘不是别人，就是人们所称的飞骆驼。”

人群中有人说：“这兴许就是飞骆驼这绰号的由来！”

中年汉子：“还不只此哩！听说也是去年秋天，昌吉西边的草地上，从远处转来一群游散的牧民，他们刚刚聚合起来，连帐篷都还未扎稳，突然从北边闯来一帮游骑，赶走了牧民的马匹，还抢走了几个年轻的姑娘，向北面大沙漠逃去。牧民们正跪在地上悲嚎，那姑娘恰好又从草地经过，她问明情由后，也是二话不说，拍马向大沙漠追去。两天后，姑娘带着一身沙，把被抢去的几个姑娘和一群马匹全送回来了。牧民们围上前去拉着姑娘的马，求她留下姓名，姑娘只是一笑，不肯说，留下一串美美的祝福，带着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纵马驰过草原去了。据回来的那几位姑娘说，那姑娘在沙漠里追上那帮游骑，连话也未说便拔剑和他们刺杀起来，只几眨眼功夫，为首的三名汉子便都被他刺下马来，其

余的人见势不好，便各自没命地四散逃去。那几位姑娘还说，她骑马驰行在沙漠里，简直就象会飞的骆驼一样。兴许这才是飞骆驼这绰号的由来。”

摊旁一位卖瓜的老大娘，听了后双手合掌，说道：“我的老天，难道真有这样的事情！八年前也曾传说过，咱西疆出了位春大王爷，杀人不眨眼，武艺高强，也是个女的。可传了一阵子，就象一阵风似的吹过了。而今又传出了一个飞骆驼，这阵风又看能吹多久！”

中年汉子听她谈起春大王爷，眼里突然闪过一道亮光，全身也不禁微微哆嗦了一下，不再说话了。

酒店的伍掌柜接过话来，说道：“春大王爷的事，八年前我也多次听人说起过，可说的人却谁也没有见过那位春大王爷。飞骆驼的事也是那样，传的尽管传，说的也尽管说，又有谁亲眼见到过她呢！这还不是象说鬼那样，大家都说有鬼，却谁也没有见到过鬼。谁知道究竟有没有那样一位春大王爷和这样一位飞骆驼！我这个人只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相信耳朵。”

张老头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你没亲眼见到过的人和事还多着哩，难道你都认为不可信？！我问你，二十年来，西疆一直到处都在传说的半……”张老头突然打住话头，侧过脸去瞅了瞅正在木栅门前踱来踱去的两名军校，又压低嗓子说道：“那位半天云，你亲眼见过没有？你又信不信真有其人其事？”

伍掌柜：“半天云我虽没亲眼见过，可亲眼见过他的人多呢！谁不知他现在还带领着他那帮弟兄住在乌伦古湖一带，专门对付边界那边来犯的部落，经常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

比那班守边官兵还勇敢可靠。飞骆驼的事哪能和半天云相提并论！”

张老头：“老弟，二十年前，开初传说沙漠里出了个半天云的时候，我也不信，也象你现在不信咱西疆出了个飞骆驼一样。”

伍掌柜固执地道：“一个姑娘，又是单枪匹马，会有那么大的本事！除非我能亲眼见到她，不然，我是断难相信的。”

人群中又开始争论起来：有信其有的，也有说其无的，各执一词，莫衷一是。

中年汉子也不和大家争论，只抬起头来将关口周围环视一遍，便迈步跨进酒店去了。伍掌柜忙停下话来，抽身回店照顾顾客去了。那汉子向他要了一壶冷酒，一盘煎饼，独自默默享用起来。

伍掌柜把汉子安顿停当，又返身出店，继续和张老头争论不休。二人越争越来气，越气话越粗，最后，张老头气得圆睁双眼，指着伍掌柜的鼻子说道：“伍掌柜，我知道你是背父所生的遗腹，你从生下来就没能亲眼见到过你爹，你总不会连你有个爹也不相信吧！”

伍掌柜被激怒了，脖子上的青筋一下暴得老粗，声音也变得沙哑起来，指着张老头骂道：“呸，张老头，你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怎么也说出这种缺德话来，你这象人话吗？”

中年汉子赶忙放下酒杯，几步抢出店来，将伍掌柜拉回店里，左劝右解，才把他的一腔怒气渐渐平息下来。中年汉子又要来一壶酒，强拉着伍掌柜也喝了两杯，二人又心平气和地闲聊起来。

中年汉子笑了笑，忽又说道：“常言道‘无风不起浪’。飞

骆驼的事儿，既然传说的人那么多，难道你真的一点不相信？”

伍掌柜：“也许真有这样一位姑娘，只是未必有那么大的本事。传说的人总要加盐加醋的。一个加一点，加来加去就玄啦，你难道也会相信她真有那么高的手段？！”

中年汉子抬起头来，两眼正视着他，十分认真地说道：“我相信。因为我就曾经亲自遇见过这样的人。”

伍掌柜惊诧地：“也是一位姑娘？”

中年汉子：“是的。那时她还是个姑娘！”

伍掌柜：“谁？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？”

中年汉子放低声音，神情肃然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她就是八年前人们传说的春大王爷。”

伍掌柜大吃一惊，差点跳了起来。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后，才又问道：“你是在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遇见她的？”

中年汉子：“十五年前，在甘肃的嘉峪关外。当时我在甘肃当差。为了一点小事，我无意间触犯了她的，她只一扬手，便差点要了我的脑袋。当时简直把我吓懵了，等她放马走开后，我才清醒过来。我知道，我是遇上一个身怀绝技、性情莫测的奇女子了。我心里也明白，幸亏她手下留情，不然，我早没命了。”

伍掌柜张着一双眼，听得入了神。不料中年汉子说到这里便把话打住了。伍掌柜等不来后话，忙又问道：“后来呢？后来又怎样？那春大王爷竟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中年汉子沉下脸来，正色说道：“老兄，关于春大王爷的事，你就别再问，也别去打听了。她就最忌讳别人打听她的事儿。我那次差点送命，就是由于冒冒失失地探问她哪来哪

去。”

伍掌柜虽感意犹未尽，却也不便再深问了，只叹道：“世上果有这样的女人！”

中年汉子饮过酒，吃完饼，付了钱，正要起身离店，忽听古道东边远远传来一阵清脆而又急骤的马蹄声，马蹄声由远而近，吸引着古道两旁的摊贩店家，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掉过头去，目迎着这疾驰而来的客人。中年汉子侧耳倾听一下，脸上不禁微露惊诧之色，自语般地说道：“听得出，这是一匹好马，一匹难得的好马。”他随即也跨出店来，站在门前注视着。

骑影已经出现在远远的古道上，举目望去，只见一个奔驰着的黑点，尾后喷出一道长长的白色烟尘，迅速地向这边移来。黑点越来越近，已能看清它的轮廓：一匹神骏非凡的大黑马，四蹄腾跃，鬃须飘拂，昂头平尾，势若行空，穿射而来。那马通身黑得发亮，在阳光照耀下，几乎使人感到耀眼难睁，不敢正视；马上端坐一位姑娘，身穿嫩绿色衣裙，扎袖紧腰，外罩一件羊皮背褂，脚下穿着一双麂皮短靴；姑娘年约十五六岁，杏眼桃腮，双眉细长，微挑向上，一张红润的小口上隐隐挂着笑容。大黑马驮着姑娘卷起一阵风来到关口，直至木栅门前方才停下蹄来。姑娘端坐马上并不下鞍，只举目向周围环视一遍，一张稚嫩的小脸上，露出一种对什么都感新奇又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神情。她闪动着一双晶亮的眼睛，迅速地打量着关口四周的每一个人，嘴边挂着笑意，笑意藏进了两腮旁边的两枚大酒窝里。

古道两旁的人众，大家都把目光、心意倾注到姑娘身上去了，谁也没有留下一只眼睛来打野去看身边其他的人。正

当大家都在为姑娘的装束、打扮和美丽而暗暗惊叹不已的时候，酒店门前的那位中年汉子却是因为这位姑娘的出现而震惊了。只见他一手紧紧抓着横斜在门前的桤柳枝条，大张着眼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姑娘和她胯下那匹还在喷着热气的大黑马。他的脸上也因突然过分惊诧而微微颤动起来，一瞬间，他好象完全停止了呼吸。使他感到惊诧和震动的倒不是马上那位光彩照人的姑娘，而是姑娘胯下那匹神骏欲飞的大黑马。当姑娘跃马驰过店前的一瞬，中年汉子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马决非一匹寻常的牲口，它正是十五年前玉娇龙的坐骑，也就是八年前春大王爷的战马！可玉娇龙已经在西疆销声匿迹近八年了，谁也打探不出有关她的一丝儿消息，她的坐骑怎会突然又在这里出现，又怎会落到这样一位姑娘手里去了？中年汉子怀着一种无法遏止的好奇与兴奋，决心要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。

这时的木栅门前，两个早已闲得无聊的守关军校，也因这姑娘的出现而抖擞起来。他二人赶忙挺直腰身，回到木栅门前，摆出一副忠于职守和凛不可犯的样子，斜瞟着眼睛去偷偷打量着马上的姑娘。姑娘坐在马上，把周围的人众环视一遍后，又抬起头来把关上关下审度一番，她微微皱了皱眉，又轻轻舒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啊，这就是乌苏！”随着，她一勒马径向栅门走去。两名守关军校连忙齐步上前，伸手拦住她的马头，说道：“游击有令，一律不得骑马进城。”

姑娘注视着军校，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：“游击？！游击是什么样人？”

蓄着一绺胡子的那名军校奇怪地将她上下打量一眼，说道：“你连游击都不知道？！”

姑娘摇摇头：“没有听人说起过。”

另一名军校见她说的很认真，便接过话来，对她说道：“游击是朝廷任命的武官。”

姑娘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多大个官？”

还是那名军校说道：“统领这乌苏一带的兵马。”

姑娘想了想，又说道：“他只管管他的兵马来，为何管起百姓进城骑不骑马的事来了！”

蓄胡子的军校有些不耐烦了，沉着脸说道：“这是军令，军民人等都得遵从。”

另一名军校感到有些过意不去，忙补话道：“驰马过街会惊扰百姓，连年祸乱，把满城百姓惊扰得够苦了！”

姑娘俯首凝思片刻，说道：“既是这样，我也依了你们就是了。”说完，她一翻身，轻轻跳下马来，又向关口两旁看了看，问道：“这近旁有没有马店？”

蓄胡子军校说道：“这儿哪来马店。你可以把马牵进城去，只是不能在街上骑驰。”

姑娘：“牵着马在街上走来走去，碍手碍脚的，多讨厌！”她向茶摊这边看了一眼，便牵着大黑马直向摊前走了过来。茶摊旁边正好有株又粗又大的怪柳树，姑娘把马往树上一拴，回过脸来对张老头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我要进城去办点事，一会儿就返回来，这马就烦劳你老代为照看一下。”

张老头感到十分为难，忙说道：“姑娘，我看你这马是匹贵重的牲口，这里过往人杂，我担待不起，你还是把它牵在身边吧。”

姑娘笑了，脸上立即浮出了两枚盛满笑意的小酒窝，说道：“不碍事的，这马烈，除了我谁也近不了它。你赶紧”